

## 第六章 結 論

根據本篇所論，印尼改變對中共的交往態度，其原因實包含了該兩國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思維，以各自國家利益為加強外交關係的基礎。就像中共決定與包含印尼在內的東協國家成立自由貿易區，一方面是為了互補雙贏；但另一方面中共可以爭取到東協成為其出口市場，以及印尼希望利用對中共的出口，幫助其經濟因受 1997 年金融風暴影響後能加速復甦。此外，中共亦可將東南亞尤其是印尼當作其國內所需各種能源與原料的供應地，有助於中共在亞洲對歐、美、日的抗衡力量。<sup>1</sup>當然，印尼將會獲得中共在國際上之政治支持，尤其是印尼希望中共支持其處理國內分離主義活動的立場，以及在聯合國內，借助中共的力量早日讓印尼能成為代表亞洲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以提升印尼的國際地位。

至於印尼國內政治因素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角度觀察，其對外交政策產生之影響，可由本文瞭解印尼在進行民主化過程裡，其國內與區域國家最擔憂的即是選舉過程和平與否恐將影響區域穩定，但事實證明 2004 年的印尼總統直選成功落幕，印尼民眾以選票選出能繼續帶領國家持續發展的領袖；由於長期的穩定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正面影響，而愈民主開放的印尼將會帶來愈和平與穩定的區域環境，且有助於強化東協國家的集體行動能力。<sup>2</sup>中共雖趁美國影響力退出東南亞之際，藉加強與印尼關係發展以擴大介入區域事務之影響力，並對美國在亞洲形成抗衡；惟因印尼民主轉型成功，在外交作為上對採取獨立自主立場更具信心，並以民主開放的理性考量外交決策，也會促使美國願意恢復對印尼的軍事援助與加強各項交流，避免東南亞地區完全被中共納入勢力範圍，影響美國在區域內的利益。

再就決策者在外交政策所扮演之角色分析，印尼經由民主的選舉程序所選出的領導人—蘇希洛總統，其在審酌印尼國內外情勢後，將以恢復印尼經濟發展為施政要務，企圖改善印尼的國際形象；並以維持穩定的政局做基礎，擴大吸引外商到印

<sup>1</sup> 區鉅龍，〈印尼對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期望〉，《印尼僑聲》第 97 期（台北：中華民國印尼歸僑協會，民國 94 年 1 月），頁 18~19。

<sup>2</sup> Bantarto Bandoro, "The Impact of the elections on ASEAN," *The Jakarta Post*, Jakarta, 30 December 2003. [http://www.csis.or.id/scholars\\_opinion\\_view.asp?op\\_id=25&id=40&tab=0](http://www.csis.or.id/scholars_opinion_view.asp?op_id=25&id=40&tab=0)

尼投資。此對印尼而言，亦係在全球化趨勢發展下較佳的決策；也由於蘇希洛曾接受西方教育，較一般傳統的印尼政治人物更具有自由與民主的思想，可接受較務實與彈性的外交路線。而中共的全球對外政策基調原即採取「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維護世界和平」之立場，在亞洲區域則遵循「睦鄰、安鄰、富鄰」之思路，以「和平、安全、合作、繁榮」作為政策目標，並要推動睦鄰友好和區域合作，尤其特別指出與東協國家繼續發展關係。<sup>3</sup>且有大陸學者認為 21 世紀的經濟發展，將是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東北亞和東南亞所組成的亞洲區域等三大經濟體；其中在亞洲，中共與日本則是最重要的支柱國。<sup>4</sup>因此，中共自認理應與東協國家合作，當然印尼是東協的主要大國，不論是現任的蘇希洛總統，或是印尼未來的領導人也會傾向持續與中共加強外交關係。

此外，綜觀印尼與中共關係發展歷程，印尼在中共前總理周恩來於 1955 年造訪後，雙方政府關係才開始大幅發展，但因當時印尼內閣逐漸具有親共色彩，使印尼共黨大膽在爪哇地區、北蘇門達臘，甚至峇里島推行土改，造成農民與地主，以及地方官僚和軍方管理者之間的強烈衝突；因此，也有反共勢力的興起。大體上，印尼政局因受到中共勢力的滲透，以及中共與前蘇聯分裂的影響，在 1960 年代初起，印尼已經出現由美國和前蘇聯秘密支持的反中共勢力（包括印尼陸軍及回教組織勢力），對抗以蘇卡諾為核心的親中共政權。<sup>5</sup>嗣後演變成 1965 年發生的「930 事件」，兩國開始彼此不信任與猜疑，這樣的關係一直持續到 1990 年雙方復交為止，印尼才逐漸排除對共產主義的恐懼。

印尼積極開展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其實也是受到了中共加強與東協國家關係之影響；在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共和東協國家關係持續緊密之原因，尚包括了大陸廣大市場的吸引力，以及 1980 年代東協各國經濟困難，需要對外發展貿易等兩大重要因素。<sup>6</sup>印尼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在 2005 年簽訂「戰略夥伴關係」時，已經確立了未來繼續發展全面領域合作的方向，並在次年 2006 年上海舉行兩國能

---

<sup>3</sup> 《中國外交》（北京：中共外交部，2004 年），頁 30。

<sup>4</sup> 烏杰，《經濟全球化與國家整體發展》（北京：華文出版社，1999 年 8 月），頁 229。

<sup>5</sup> 李美賢，《印尼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4 年），頁 186~187。

<sup>6</sup> 鄭宇碩，《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外交》（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74。

源論壇（Indonesia-China Energy Forum, ICEF），雙方基於增進兩國的繁榮與穩定發展，印尼將擴大吸引外商，尤其是中共到印尼投資，同時印尼也會改善國內投資法令，以及保證從中央到地方能夠提供一致性的法令配合，特別是對於印尼與中共在能源方面的合作項目，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sup>7</sup>

印尼的長程外交策略在於能夠推動建立一個完整、統一與民主的印尼，建立區域衝突的制衡機制，並藉國際合作確保印尼資源安全輸出以增進印尼經濟發展，以及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sup>8</sup>因此，印尼在改善與中共外交關係時，仍將視中共如何滿足印尼在政經方面之需求，藉此兩國才能在交往當中爭取到最大的國家利益；當然過程中會遇到需要彼此合作的領域，以及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雖然如此，但因全球化以及世界已朝向一超多強的格局發展下，印尼仍然必須正視與中共的關係發展，方有利於印尼提升國際地位，至少也能成為區域大國之一。

---

<sup>7</sup> “Presiden Berjanji Hapus Hambatan Investasi,” *KOMPAS*, Jakarta, 28 October 2006. (印尼文)  
<http://www.kompas.com/ver1/ekonomi/0610/28/133158.htm>

<sup>8</sup> Bantarto Bandoro, “Foreign-policy agenda for the new president,” *The Jakarta Post*, Jakarta, 18 October 2004.  
[http://www.csis.or.id/scholars\\_opinion\\_view.asp?op\\_id=279&id=40&tab=0](http://www.csis.or.id/scholars_opinion_view.asp?op_id=279&id=40&tab=0)